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四鈔卷二十三

德清俞樾

琴工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興國中琴待詔朱文濟鼓琴爲天下第一京師僧慧日大師夷中盡得其法以授僧義海海盡夷中之藝乃入越州法華山習之積十年不下山晝夜手不釋絃遂窮其妙天下從海學琴者輻輳無有臻其奧海今老矣指法於是遂絕

琴弦

國朝徐文靖管城碩記云通禮纂義曰堯使無勾作琴

揚雄琴清英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則七弦不始周也又按魏氏春秋曰孫登好讀易鼓一弦琴真誥曰周大賓善鼓一弦琴是教孫登者杜氏通典曰一弦琴有十二柱如琵琶此一弦琴也雲山襍記曰謝涓子魯人作琴名龍腰三弦琴談曰漢琴客張道作琴名響泉三弦此三弦琴也琴書曰琴本七弦漢蔡邕又加二弦以象九星在人法九竅筆談曰太宗令待詔蔡裔增琴爲九弦此九弦琴也西京襍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周行府庫見有琴長六尺按十三弦二十六徽此又十三弦琴也

按九弦琴余於叢鈔十八及三鈔二十二已載之矣此條尤詳故具録之揚雄琴清英未知何書

陳暘樂書云至於弦數先儒謂伏羲蔡邕以九孫登一

郭璞以二十七頌琴以十三揚雄謂陶唐氏加二弦以

會君臣之恩桓譚以爲文王加少宮少商二弦釋知匠

以爲文王武王各加一以爲文弦武弦按此則七弦之

說不一矣

又按宋史樂志云五弦作於虞舜七弦作於周文武厥

後增損不一至宋始製三弦之琴以象天地謂之兩儀

琴每弦各六柱又爲十二弦以象十二律太宗因大樂

雅琴加爲九弦大晟樂府罷一三七九惟存五弦按此知琴又有二弦十二弦者笤城碩記亦未備也

一弦稽琴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熙甯中宮宴教坊伶人徐衍奏稽琴方進酒而一弦絕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終其曲自此始爲一弦稽琴格按此則稽琴本只二弦也

蔡邕琴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莫承之琴池之側有隸字云中平四年逐客蔡邕吳中斲

霹中山雷琴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隱士趙彦安獲一琴斷文奇古中題云霧中山三字人莫曉也後得蜀郡草堂閒話載雷氏斷琴多在峨眉無爲霧中三山方知爲雷琴矣

趙子昂論琴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張伯雨少學琴蓄一琴名風林嘗從趙公子昂論琴以爲琴之五音各有攺弦法其法不傳世之所謂琴者皆不審五音之主徙吹吹耳殆不若秦箏之按徵也趙有琴曰松雪但時出横牀未嘗撫弄故伯雨亦終身不復鼓琴

按宋史樂志言唐人先以管色合字定宮弦乃以宮弦

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下生者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其高下出於臨時非古法也趙子昂所謂改弦者當即此法

朱載堉律呂精義七弦琴五音詳論有序曰世俗琴家謂琴第一弦爲宮第二弦爲商第三弦爲角第四弦爲徵第五弦爲羽第六弦爲少宮第七弦爲少商其說非也世俗儒家謂聲最濁者爲宮近濁者爲商不濁不清者爲角近清者爲徵最清者爲羽其說亦非葢旋宮法宮羽無定或宮濁而羽清或宮清而羽濁認清濁爲宮

羽斯謂之不知音

醴陵出方響

宋范成大驂鸞記云宿潭州醴陵縣縣出方響鐵工家比屋琅然其法以歲久鍇鐵爲勝常以善價買之甚破碎者亦可用

按方響之制今久失傳矣舊唐書音樂志載立坐二部所用樂有大方響一架以鐵爲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人間所用者纔三四寸今此器無存樂府雜錄所載直以擊甌爲方響葢上有脫文致成此誤乃觀是錄所記則知南宋時方響猶盛行也

方鍾

國朝徐文靖管城碩記云彜器款式漢武安侯鈁按許氏說文鈁方鍾也他書不見有此器又漢田蚡劉愷皆封武安侯不知是誰器也

陳八簫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吾子行有玉簫又有宣和陳八所製簫

程公衡知音律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程公衡字子平沙隨先生之父也知音律宣和間市井競唱韵令程曰五聲皆往而不

返不祥也後二帝播遷建炎初唱柳葉曲程又曰嘗有姓劉人作亂後數年僞齊竊據中原

王煥戲文

元劉一清錢唐遺事云戊辰己巳間王煥戲文盛行於都下始自太學有黃可道者爲之一倉官諸妾見之至於羣奔遂以言去按王煥不知何人戲文所演亦不知何事遂至誨淫如此亦奇

斬關某影戲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羣無賴百方誘導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某

興爲之泣下厲弄者且綴之一日弄者曰雪長古猛將今斬之其鬼或能爲祟請旣斬而祭之此子喜甚弄者乃求酒肉之費此子出銀器數十至日斬罷大陳飲食卽祭者羣無賴聚享之乃白此子請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於是其分焉按此子一庸妄子獨知敬愛關帝亦奇

繡襦傳奇

明張萱疑耀云今俗演繡襦傳奇鄭元和殺駿馬奉妓人李亞仙事此乃元翰林學士王元鼎與妓人順時秀事也

按汧國夫人事唐時實有之惟殺馬事則借元人事裴
點耳據元人黃雪蓑所作青樓集云順時秀姓郭氏字
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娘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
馬版腸王卽殺所騎駿馬以啗之繡襦記卽用此事也
阿魯温參政問郭我何如王元鼎郭曰經綸國政致君
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
敢望元鼎阿魯温一笑而罷然則郭二娘亦自是可人
惜無人敷衍其事爲傳奇也

黑白傳

明曹家駒說夢云吾鄉董文敏公文章書畫冠絕一時

徒以名士風流每疏繩檢仲子祖常尤暴戾郡諸生陸紹芬面黑身頎家有僕生女綠英年未笄有殊色仲强刼之陸徧告通國欲與爲難得郡紳出解乃已時有好事者戲演黑白傳小說第一回標題云白公子夜打陸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里葢紹芬人呼陸黑文敏旣號思白仲又有霸力人嘗以小白名所居近龍門寺故云

按黑白傳小說余已記於續鈔卷十三而未得其詳故又記此說夢一書無傳余錄其書數則皆得之上海毛對山

南花小史

明曹家駒說夢云邑倪氏郡中富室有二子次頗輕薄好詞曲歲以郡之美少次其等第各作小傳以花配之系以論贊名曰南花小史傳播一時然中多世家子首列爲唐文恪公孫諸紳大嫉之聞於郡守方公逮之甚急倪匿梳之西溪雖破家不敢歸未幾客死

又曰華亭沈濬後改名休文縱爲狹邪游薄松郡無名姝出游蘇臺日往來平康品諸色妓作花案某爲狀元某爲榜眼某爲探花名羣芳榜擇日迎狀元舉國若狂按君李森先廉得其實飭差密捕立斃杖下按二事相類而沈得禍尤酷可爲輕薄好事者戒

孔三傳幺調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諸幺調乃澤州孔三傳所撰按孔三傳不知何人殆老曲師邪

元院本無生旦

國朝沈自南藝林彙考引胡氏筆叢云元院本無生旦與雜劇不同元時雜劇旦有數色所謂裝旦卽今正旦小旦卽今副旦以黑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爲之

又云元雜劇中末卽今戲文中生也考鄭德輝倩女離魂賓娥皆以末爲生此外又有中末卽今之外耳然

則青樓集所稱末泥卽生無疑今西廂記以張珙爲生當是國初所改或元末琵琶等南戲出而易此名觀關氏所撰諸襍劇緋衣夢等悉不立生名他可知矣按此則元襍劇亦無生與前說又歧

首坐點戲

國朝陳其年湖海樓詞集有自嘲賀新涼一闋同杜于皇賦其小序云于皇曰旅舍風雨中與其年杯酒閒談余因及首席決不可坐要點戲是一苦事余常坐壽筵首席見新戲有壽春圖名甚吉利亟點之不知其殺伐到底終坐不安其年云亦嘗坐壽筵首席見新戲有壽

榮華以爲吉利亟點之不知其哭泣到底滿堂不樂

豚釘戲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金陵童子有豚釘戲畫地爲界豚釘其中先以小釘豚地名曰簽以簽所在爲主出界者負中而觸所主簽亦負按孔北海被收時兩郎方爲豚釘戲乃知相傳久矣

按後漢書本傳但言二子方奕棋不言爲豚釘戲此當別有所出宜核

鏧㩤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鏧㩤食物法有禁惟元正冬至

寒食三節開封府出榜放三日或以數十匆銀或以樂藝女人爲一擲其他百物無不然非如今常得擧撲也

按擧撲未詳擧字亦不識當核豈擧字之誤乎

温公新壺格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云新壺格七國戲二數原注此一字更考皆傳自温公之孫樟文叔家圖本乃公手書頗有竄改處蓋初草定時本也

按七國象戲局已見續鈔二十二觀此知又有新壺格惜皆不傳

宋陸友仁研北雜志云蘇子美滄浪亭故迹依然有甃井方石上刻字兩行云滄浪亭奕局慶歷丙戌子美題今未知此石尚在否

圓棊盤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近余鳧生中丞創爲圓棊盤然其法與方棊盤亦無大異

彩選格

宋徐度郤掃編云彩選格起於唐李郃本朝踵之者有趙明遠尹師魯元豐官制行有宋保國皆取一時官制爲之至劉貢父獨因其法取西漢官秩升黜次第爲之

按劉書至今猶存余家有之然亦不能行

韓修齡說平話

國朝陳其年湖海樓詞集有伯成先生席上贈韓修齡賀新涼一闋注云韓關中人流泿東吳善說平話按明季說平話者人知有柳敬亭不知有韓修齡

骰子朱窩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骰子朱窩宋冢宰朱河所造本名除紅今人譌以河爲窩耳李君實謂本名除四似未見河所著除紅譜也譜中名目與今朱窩亦小異

按朱窩譜今亦未見不知如何　國朝張潮著混同天

牌譜云台圖賸朱和二譜成牌并附載朱和牌譜有正對錯對諸名其字又作朱和并云或作猪窩

葉子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葉子不知所起其式必須官樣我蘇桃花塢太倉衞前崑山司馬橋爲牌藪以夾青純綿紙者爲上按葉子亦有官樣不知其式如何今紙牌亦青背殆猶舊式之遺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葉子今之紙牌但葉子圖淮南寇不知始何時今江右葉子有無圖像者有作美人圖者閩中葉子有作古將相圖有作甲第圖者近又有分鳥

獸蟲魚爲門類者若以圖淮南寇謂葉子之興必在宋人後則誤矣南人至今呼爲鬬葉

茶肆置雙陸及棊

宋洪皓松漠紀聞云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棊具也按此知宋時茶肆南北皆有玩具以娛飲者亦正不俗也

蘇州虎邱妓船

元徐大焯燼餘錄云鼎革後城鄉徧設甲主拏人妻女有志者自裁不幸有毋姑兒女牽繫欲求兩全者竟出下策爲舟妓以舟人不設甲主舟妓向不辱身也虎邱

桃隝之間遂多名妓皆良家子耳曹大娘爲某縣令妻沈二娘爲某牧伯寡妾沈德齡著小鱻湖水調歌虎邱游春詞詳記之按虎邱妓船主今猶盛不知其始於元初也

又載一條云鼎革後編二十家爲甲以北人爲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盡者不知凡幾金芸樓室人周氏花燭之夕甲主踞之周以熨斗破其腦亦自經芸樓懼禍縊其旁越三年五月五日聯合省郡同殲甲主按元初甲主之虐至於如此然其始也一人而享二十家之奉固爲甚優其繼也以二十家而殺一

人又為甚易矣余童時猶聞有五月五日殺元韃子之說蓋故老相傳猶在人口也今則久不聞矣

蘆餘錄又載一事云楊柳院北舊有徐家祠鼎革後有逹官奉母攜眷避甲主之患榜於門曰孤竹院倩一僧持香火以令甲惟娼優隸卒僧道尼丏不隸甲下也事洩全家皆披薙不數月又下搜禁僧尼同居之令密捕還至全家沈於井蓋其始猶可避於僧尼及禁僧尼同居則眷屬不得同居止可以死矣亦甲主之為虐也

元政之虐至此明代婦女發教坊亦酷政也乃又有二事明無名氏櫟社瑣記云自太祖定制杖皆斷受雖婦

女亦以臀受杖犯姦婦女又沿元代去衣之例裸而杖之民間親串家往往以口角細故積久成仇巧搆疑似之言證成中冓之事賄屬問官逮其婦女而裸杖之先期傳名親友麕集公廷名曰看打又重賂伍伯百端凌辱有掘芋艿挖荸薺剖葫蘆剝菱角諸名目又或官未升堂先去其袴名曰晾臀又或杖畢不令著袴即曳出大門名曰賣肉於是轉展報復尤而加甚婦女不勝其辱多有死者又凡罪人妻女逮赴公廷有跣足過堂之例傳集諸婦女繫於桎梏閒褫裙褰袴使露其股乃舉其足而跣之鞾韈鞋鉤拋擲滿地任人拾取傳觀市上

或自朝自暮官不坐堂則明日又如之過堂之後又命宗衆一日仍縶梐枑閧無賴子弟撫摩把玩以爲笑樂亦多有死者聞胡宗憲妻女亦嘗受此辱云按前代粃政一至於此　本朝盡洗而空之深仁厚澤閭閻細民習而不知宜表出之使知幸生　聖代之爲福也

茶香室四鈔卷二十四

德清俞樾

垜殿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說文垜堂塾也丁果反又云塾門側堂也今垜殿取此愚按近世頌揚字往往用朶殿字今乃知字本作垜殆以從土爲不美故止作朶耳

三殿

國朝沈自南藝林彙考棟宇篇引雍錄云三殿者麟德殿也一殿有三面故名三殿凡蕃臣外夷來朝率多設宴於此臣下亦多召對於此長安志龍朔二年造宣政

紫宸蓬萊三殿按此則唐三殿有二說又引演繁露曰
國朝太皇太后時并皇太后皇后稱三殿其後乘輿行
幸奉太后偕皇后以出亦曰三殿此則又別義矣

閤閣之辨

國朝沈自南藝林彙考引五雜組云閤與閣人多混用
之閣夾室也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蓋古人庋
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其制爲天祿凌
煙等名閤者門旁小戶也漢公孫宏開東閤以延賢人
蓋避當門而東向開一小門引賓客以別於官屬即今
官署角門旁有延賓館是也韓延壽爲太守閉閤思過

卽今閉角門不聽官屬入耳唐正衙日喚仗入閤則百官亦隨以入謂之入閤葢中門不啟而開角門也然則夾室謂之閤傍門謂之閤義自昭然漢三公黃閤注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黃其閤焉今國家設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若以黃閤東閤之義言之亦可謂之閤老又云爾雅小閨謂之閤閤卽門也今人閨閤槩謂之閨閣至以朝廷東閣亦揭東閤之額而不覺其非葢黃閤老子美詩已誤用之矣

愚按此條於閣閤之辨頗詳但文淵閣與天祿凌煙同由古人夾室之制而廣之則閣也非閤也東閣亦然此

與公孫丞相之開東閤不同彼爲東向開小門此則本與文淵閣同在東故謂之東耳不得改爲東閣也閣臣之長自當稱閣老不得稱閤老也自明以來所謂入閣辦事者與唐之隨仗入閤不同不得謂之入閤辦事也沈氏所糾亦有未是者惟閣閤不得稱閨閤開東閤不得稱開東閣三公黃閤不得稱三公黃閣黃閣老不得稱黃閤老此則所當糾正者矣

益延壽觀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云漢郊祀志武帝作益壽延壽館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予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

觀而近歲雍燿閒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然則當以史記為正但一觀名益延壽三字耳觀館古多相通自唐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謂之觀也

按世以東坡思無邪齋為三字名之始觀此則三字名由來久矣

大明洪武為遼元殿名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遼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是後之國號年號已見於此誰謂非定數也

按魏起安世殿而晉武帝字安世又王莽班符命於天

下有曰海內更始及劉聖公起以更始建元後周華嶽
頌有日會一區內納之仁壽及隋文帝立建元仁壽凡
此之類甚多
宋程大昌考古編云唐東都有殿名貞觀始於煬帝唐
因之不改是隋時已有貞觀殿也
蘇禹圭舊第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跋蘇氏遺牘後云洛陽漢魏晉唐
舊都然園第轉徙或非其舊獨五代時蘇莒公禹圭之
後保其故居歸焉尚存而子姓蟬聯以才德聞者娓娓
不墜今顯道又能裒彙先世遺蹟寶藏於家時出示士

大夫以求標顯累世美範何不亡云

按蘇禹珪新舊五代史均無傳惟附見蘇逢吉傳中其人自較勝於蘇逢吉然亦碌碌無所長不知何以子姓蟬聯如此殆其家有隱德乎

賀方回故居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賀方回故居在吳中昇平橋所居有企鴻軒郡志誤作醋坊橋

趙氏獨樂園

宋徐度卻掃編云趙峻字德進宋城人以剛故寡所合晚節益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杜門不交人事有園數

畝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目之爲獨樂園然晚復再娶
年頗相懸劉待制器之戲曰豈謂獨樂園中乃有少室
山人乎按此亦一獨樂園葢時人襲溫公園名以稱之
非其所自名也

王氏金谷園

元陸友仁硯北雜志云金谷園吳越錢氏時廣陵王元
璙所作今朱氏樂圃是其地按人知有石家金谷園不
知又有此

寶墨亭

宋郭若虛圖畫誌云成都靜德精舍有薛稷畫雜人物

鳥獸二壁有胡氏亡其名嗜古好奇惜少保之蹟將廢乃募壯士操斤力劉於頹垩之際得像三十七首馬八蹄又於福聖寺得展子虔天樂部二十五身悉陷於屋壁號寶墨亭按此可與吾湖之墨妙亭並傳矣

自雨亭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簿錄太平坊宅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

按舊唐書拂菻國傳盛夏之月引水潛流上徧屋宇機製巧密惟聞屋上泉鳴四檐飛溜懸波如瀑卽此法也

放生亭

宋俞德鄰佩韋齋輯聞云梁元帝時有荆州放生亭碑載藝文類聚則放生非始于唐

射雁堂

宋費袞梁谿漫志云陳公伯修師錫與了翁友善一日同集宗室淄王圃中有鴈陣過盛曰明年魁天下者當中首鴈伯修一矢中其三了翁不中須臾又有鴈陣過了翁亦中其三伯修笑曰公其後榜乎明年徐鐸榜伯修果以第三人登第後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皆爲昭慶軍節度使掌書記因名便廳爲射雁堂

報鵝堂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鄞江東包氏有老母畜一鵝已而母死鵝繞棺哀鳴三匝亦死包氏子顏其堂曰報鵝文徵明太史爲之記

蘇州小市橋紅梅閣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吳感字應之以文章知名仕至殿中丞居小市橋有侍姬曰紅梅因以名其閣嘗作折紅梅詞傳播人口春日羣宴必使倡人歌之按小市橋距余寓馬醫科巷不遠初不知有此豔蹟也

竹室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唐房千里竹室記云環堵所樓

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者爲柱楣欂者爲榱桷王元之

竹樓記葢其餘意

三三徑

國朝沈自南藝林彙考引說楛云江梅桃李橘杏紅梅

碧桃芙蓉各成一徑名三三徑詩云三徑初開是蔣卿

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

周益公贈誠齋詩囘環自鬬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

按花止八種未合三三之數恐傳寫鈌其一也

又按范至能梅譜云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

直脚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閒水濱荒寒迥絕之處皆此也花稍小而疏瘦有韻香最清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此花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公始移植於西岡圃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當時罕得如此比年不可勝數矣是江梅紅梅實是兩種故得自爲一徑然究之同一梅也天下花木何限盡別以一種易之乎

唐時造假山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徽宗末年使人取石於苑中造山

崎危詰曲有若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復及造屋室如庶民家帝與嬪妃游處未及半年奇花異草生滿宮殿識者以爲邱墟之象後巢寇入京焚燒殆盡見紀異錄此唐之艮嶽也

積石爲山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爲山對之吟諷余謂此君與余有同癖然如奇石不易得何

門不容轎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水心集劉正字墓志云居室

尤陋不改予聞過之及門而下建翁逡巡出迎中街笑云自二父生而四方之過莆者無不造於庭蓋今之轎大於舊矣乃世變也予亦笑曰轎雖大不數寸公門扉無乃太狹乎而不知變也二父者賓之夙復之朔建翁名起晦復之子湣夫尚書諸祖父葉公之對雖似謔實賢其不變於俗也按門不容轎世俗以爲恥不知昔賢轉以爲美也

門書在字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牆壁悉似在字字稍異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

遺者至于臥內深隱之處戸牖間無不到者莫知其然

後亦無他異

艇版

明徐𤊹筆精云古樂府暫泊千渚磯歡不下艇版版艇版

即今上岸透版也按今謂之艞版不獨艇版無知者即

透版亦不聞矣

按跳版古亦稱木脚道余已載之叢鈔卷二十矣

幞頭垂脚不垂脚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幞頭起於後周其制裁紗覆首盡

韜其髮兩脚繫腦後故唐裝悉垂脚其改爲硬脚不載

所始沈存中筆談謂唐惟人主得服硬脚晚季方鎭始有僭服者宣和重修鹵簿圖言唐制皆垂脚其後帝服則脚上曲五代漢後漸變平直

按今棃園中紗帽卽古幞頭也有硬翅軟翅之分硬翅者卽古所謂硬脚也軟翅者卽古所謂垂脚也宰相紗帽則兩翅上曲卽古所謂脚上曲也脚上曲最尊硬脚次之垂脚又次之棃園中制雖不盡如古然亦約略得其遺意

國朝沈自南藝林彙考引燕翼録云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頭二脚上翹四方僭僞之主各創新様或翹上而

反折於下或如團扇蕉葉之狀合抱於前僞孟蜀始以漆紗爲之湖南馬希範二角左右長丈餘謂之龍角人或誤觸之則終日頭痛至劉漢祖始仕晉爲并州衙校裹幞頭脚左右長尺餘橫直之不復上翹迄今不改其制按如團扇蕉葉卽今棃園中所載圓翅紗帽也又引席上腐談云周武所製不過如今之結巾垂兩角初無帶唐人添四帶以兩角垂前兩角垂後宋又橫兩角以鐵線張之庶免朝見之時偶語按燕談錄所載橫角不始於宋也或至宋又張以鐵線乎以此防人偶語或亦冕旒蔽明黈纊塞耳之遺意

宋沈括筆談云幞頭一謂之四脚乃四帶也本朝幞頭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順風凡五等惟直脚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載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脚葢兩脚繫腦後兩脚繫頷下取其服勞不脫也今人不復繫頷下兩帶遂爲虛設

唐制庶人服黃

宋陳昉穎川語小云國朝之令非婦女小兒不許衣純紅黃唐制庶人服黃繫銅鐵帶非庶人不服黃與本朝之制不同岳陽有呂洞賓像烏帽革帶麻屨而服黃袍或云御賜服非也其庶人之服乎

按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武德初禁士庶不得服黃與此說異詳見叢鈔卷六三鈔卷十一

宋李上交近事會元云大業元年煬帝始制詔自天子逮于胥吏章服皆有等差六年復詔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白屠商皁士赤黃武德初因隋制天子燕服惟以黃袍及衫後漸用赤黃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黃爲衣服襍飾按此條頗詳錄此可與前參觀也

禁服紫色衣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國朝既以緋紫爲章服故官品

未應得服者雖燕服亦不得用紫葢自唐以來舊矣太平興國中李文正公昉嘗舉故事請禁品官綠袍舉子白紵下不得服紫色衣舉人聽服皁公吏工商伎術通服皁白二色按禁服黃自唐始已載於叢鈔卷六觀此知自唐以來并禁服紫也

古不忌白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隋志宋齊之閒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隋時以白帢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服白紗巾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視朝聽

謚燕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知古制雖存未必盡用多以烏紗代之則習見忌白久矣

愚按詩有女如荼傳曰皆喪服也則毛公在六國時已以白為喪服忌白久矣然實非古制愚胖拼之見茶香室經說

又按如隋志則朱齊間貴白而賤烏矣亦如漢制三公黃閤謂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黃其閤焉使以後世之制言則人主宜黃人臣宜朱耳等此烏白黃朱四色古今異宜不可一概泥古之士可以鑒矣

宋制玉帶不施於公服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故事玉帶皆不許施於公服熙甯中收復熙河百官班賀神宗特解所繫帶賜王荆公且使服以入賀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大觀中收復靑唐以熙河故事賜蔡魯公而用排方乃乞琢爲方團既又以爲未安或誦韓退之詩有玉帶懸金魚之語因加佩金魚按此知宋制公服無玉帶玉帶乃上所御也熙甯大觀賜大臣玉帶皆非令典

又按此條之前載元豐中賜嘉岐二王方團玉帶以乘輿玉帶皆排方故以方團別之二王力辭不許乃請加

佩金魚詔以玉魚賜之親王玉帶佩玉魚自此始據此可知排方玉帶之重大觀之賜爲過矣

公服不得用紗

宋趙與旹賓退錄云故人楊晉翁天桂嘗語予昔爲瀧水令初謁郡時盛暑德慶林守會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退陬僻郡敢於縱肆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集有朝散郎劉釋朝見著紗公服特降一官蓋政和間又江鄰幾休復嘉祐襍誌云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爲臺司所糾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閤門使易之按此知宋時公服不得用紗也

按周禮內司服素沙注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紗縠者名出於此是紗亦古人禮服所用但以爲裏耳漢書江充傳請以常被服冠見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可知紗縠惟便服用之若公服宜絺綌不宜紗縠也然宋史輿服志有絳紗袍大祭祀致齋正旦冬至五月朔大朝會大冊命親耕藉田皆服之則天子且服紗矣何不可以爲公服乎此未詳也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洪武元年陶安等奏定天子冕服之制上曰古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袞冕社稷

等冠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是明制亦有絳紗袍也

明制每年衣服之制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百官衣服自十月初四日至次年三月初三日穿紵絲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羅自四月初四日至九月初三日穿紗自九月初四日至十月初三日穿羅俱司禮監題以中旨行之

衣錦衣繡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東觀漢記建武二年封景丹爲櫟

陽侯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原注御覽白前漢

皆言衣繡惟此言衣錦又云風俗通義江夏張遼爲兗

州太守以二千石尊過鄉里白日衣繡榮羨如此原注御覽

九百五十二按韓魏公以晝錦名堂合此二事用之

宋史王祐傳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祐代之謂

曰此卿故鄉所謂晝錦者也魏公堂名本此又明一統

志晝錦堂在江甯舊府西廳宋紹興末王綸以建康人

知鄉郡故建此堂則又本於魏公也今人但知魏公事

以魏公人重兼以歐公文重耳

陳書陳寶應傳起家臨郡兼晝繡之榮裂地置州假藩

麾之盛則畫繡二字亦可用也

流黃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環濟要略曰正色五謂青赤黃白黑也閒色五謂紺紅縹紫流黃原注云御覽八百十四流黃不知何物古詩云中婦織流黃則流黃者織絲之色也恐是黃繭之絲按閒色有五詳見禮玉藻疏所引皇氏說謂綠紅碧紫騮黃且說其義云綠色青黃是東方閒紅色赤白是南方閒碧色青白是西方閒紫色赤黑是北方閒騮黃色黃黑是中央閒要略之文與此不同以序推之要略以紺爲綠以縹爲碧揆之古義說文以縹爲

青白色則縹卽碧也以紺爲深青揚赤色似非卽綠也至流黃當卽騮黃聲近而字遹耳凡言流黃者皆可以騮黃說之程氏以爲織黃繭之絲非是

褐卽直掇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張良傳有老父衣褐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也太平御覽有仙公請問經其文曰太極眞人曰學道當潔靜衣服備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長裙通冒其外衣也今世衣直掇爲道服者必本諸此又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裙不著褐則是直著短衫而以

裙束其上不用道家法服也古人不徒衣袴必以裙襲之是正上衣下裳之制按鄭箋以褐爲毛布孟子云許子衣褐即毛布是也張良所遇老父衣褐疑亦謂此是以史記無注師古注漢書乃有此解則是褐有二說矣至上衣下裳古之定制婦人連衣裳不異色見周禮內司服注今則男女之衣適與古反觀晉時羊欣白練裙則晉時猶上衣而下裳疑後來崇尚老莊故多著道袍至今循之士大夫皆衣褐矣續鈔二十二論古衣裳一條可與此參觀

中華古今注云始皇元年詔宮人及近侍宮人皆服衫

子亦曰半衣蓋取便於侍奉按此乃婦人衣裳不連之始

剋絲

宋洪皓松漠紀聞云回鶻善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剋絲甚華麗按今此種猶盛行不知其本出回鶻且俗書作刻絲亦非其舊矣

衩衣

明曹安讕言長語云賓以禮服來主欲從簡使傳之曰請衩衣按此殆明代之方言今不聞矣

嫁服有襂衣

宋王得臣麈史云丁晉公三十六事載某氏女子嫁時之服而篋有㣲衣一襲問其故曰若歸夫家遇私忌服此慰舅姑耳今亡此禮葢晉公時已廢不用

按所謂私忌葢夫家之私忌舅姑於此日必變服故新婦亦㣲服以慰之此可見宋初風氣之厚也

荻花衣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過陽山磯始見九華山岸傍荻花如雪舊見天井長老彥威云廬山老僧用此絮著衣威少時在惠日亦爲之佛燈珣禪師大嗔云汝年少輒求溫煖若此豈有心學道邪退而問兄弟則堂中百人有

荻花衣者財三四皆年七十餘矣愧慤除去按世傳閔子衣蘆花事今知蘆荻眞可著衣在耆行猶不輕著也

楊妃韈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李遠初牧湓城求天寶遺物得秦僧收楊妃韈一裲珍襲呈諸好事者曰僕自獲凌波片玉軟輕香窄每一見未嘗不在馬嵬下也按太眞外傳妃死之日馬嵬媼得錦靿韈一隻每遇過客一翫百錢則楊妃之韈爲馬嵬媼所得而李遠又得之於秦僧一歟二歟又有軟輕香窄之語豈唐宮已纏足乎

明李文正小朱履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懷麓堂李文正第堂名也公名東陽字賓之四歲舉神童六歲八歲兩召見公歿後故第業已易主嘉靖乙酉耿公定向贖同構一小祠塑公遺像其中有一櫝貯公紵衫及小朱履蓋公幼時著以見上者櫝上耿公刻銘

戴煖耳

國朝查愼行人海記云每年十一月朔傳戴煖耳百官傳衣不謝傳煖耳獨謝按此知 國初有戴煖耳之制今無其物矣

茶香室四鈔卷二十五

德清俞樾

歲時節物

宋龎元英文昌雜錄云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䶥牙餳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果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有假花鷄毬鏤鷄子子推蒸餅餳粥四月八日則有糕糜五月五日則有百索糉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則有金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花酒糕臘日則有口脂面藥澡豆

立春則有綵勝雞燕生菜今歲時遺問略何但餻糜結杏子點灸杖子今不行耳按唐時節物宋時已不盡同至今日則知者且少矣故錄存之

五葷

國朝沈自南藝林彙考引留青日札道家以韭蒜芸薹胡荽薤爲五葷楞伽經云五辛一大蒜二茖葱三慈葱四蘭葱五興渠按三葱似同類之物未知其審興渠不知何物也

又引說略云梵網經言五辛者一葱二薤三韭四蒜五興渠釋慧日云僧徒中多迷興渠或云芸薹胡荽或云

阿魏淨土集五辛此土惟有四闕於興渠回至于闐方得見之根麤如細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彼國人種取根食臺荽非五辛所食無罪按此則佛家所禁五辛中國止有其四者慈蘭三蔥當即蔥薤韭三物耳

葷素

宋戴埴鼠璞云東坡年譜載程蘇當致齋廚稟造食葷素蘇令辦葷程令辦素蘇謂致齋在心豈在葷素爲劉者左袒時館中附蘇者令辦葷附程者令辦素予謂不然齋之禁葷乃禁五辛二公未免以爲魚肉徒有是非之辨

按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王齋日三舉鄭司農云齋必變食賈疏云齋謂散齋致齋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蘇程大儒乃皆不讀周禮何也論語齋必變食依先鄭說亦必有加於上大夫二十豆下大夫十六豆之外孔注曰改常饌語自無病孔疏曰將欲接事鬼神宜自絜靜故改其常饌朱注因以不飲酒不茹葷說之是皆說得一偏也

古人夜亦食粥

國朝沈自南藝林彙考引余氏辨林云朝饔夕飧考通俗文水澆飯曰飧是古人夜亦食粥也又引韵會注云

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飧爲飯別名釋名云飧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

按釋名飧與粥分釋之不得卽以飧爲粥然夕食不宜過飽則古人夕食以飧正與食粥同意

宋時米價

宋岳珂愧郯錄云續通鑑長編熙甯二年司馬光議青苗事曰太宗平河東戍兵甚衆命和糴糧草以給之時米一斗十餘錢草一圍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不肯復增至今爲膏肓之疾又熙甯八年中書乞下兩浙定驗水利事呂惠卿

日臣等有田在蘇州一貫錢典得一畝田歲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僅如兩歲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錢不過直錢百五十錢而今修隄岸所率每畝二百錢有千畝田即出二百千如何擠得觀太平興國至熙甯止百餘年熙甯至今亦止百餘年田價米價乃十百倍蓰如此

按北宋初斗米十餘錢至熙甯則斗米五十錢固已翔貴矣惜岳氏未言南宋初斗米若干也

又按以一貫錢典田一畝歲得錢百五十其利亦厚矣當時猶以爲薄邪

漢唐酒價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歷陽郭次象嘗與僕論唐酒價引老杜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靑銅錢然白樂天與劉夢得詩更把十千沽一斗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十千一斗曹子建樂府中語唐人引此甚多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據唐食貨志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曰此見典論孝靈帝末年百司湎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明周嬰卮林釋王曰勉夫知漢魏末酒價斗一千未知桓帝時斗二百昭帝時斗四十也案神仙傳漢桓帝時王遠過吳胥門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信還得酒五斗許是斗二百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賣酒升四錢予嘗爲之語曰西京若就壚頭飲一斗惟消四十錢

按此可見歷朝酒價大約極貴則一斗千文極賤則一斗四十若十千一斗則詞人之夸言而非事實不然魏文帝典論固以漢靈帝時一斗千文爲有司湎酒之故何陳思王乃以十千一斗爲常價哉

五齊三酒有名無實

宋岳珂愧郯錄云珂之仕中朝屢攝官蒞祠祭每見尊彝之設五齊三酒皆有其名而實無之將事則取具天府盎止一色公醖耳闇之容臺吏尊罍之下率多空惟一尊僅實杯勺又按慶歷元年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郊廟所陳樽罍之數皆準古而不實以五齊三酒及用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爲看器其郊廟天地配位惟用祠祭酒一等分大祠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樽酌獻一樽餘福餘皆空器

按五齊三酒雖載於周禮而實不詳其製造之法宜後

世莫之用也同年王竹侯方伯習官陝西言陝省祭
文廟所陳簠簋籩豆之內皆無一物但以紅紙包裹若
有物者大書其上曰黍曰稷曰棗曰栗如是而已有司
之以具文行事葢自宋至今一律也
又引呂公綽言五齊三酒即非難得之物宜詔酒官依
法制齊酒分實樽罍仍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
樽或陰鑑方諸之類未能猝辦請如唐制以井水代之
下博士議奏曰五齊三酒鄭康成注惟引漢時酒名擬
之而無制造之法今仍舊用祠祭酒一等有司不得更
設空器其明水明酒並以井水代從之按此知五齊三

酒固無製之之法即明水亦無取之之法自唐以來久廢矣唐乾封中果毅李敬貞言於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恐亦未足信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周禮有五齊三酒今臨安歲供祠祭酒一千六百餘瓶壜又供天章閣景靈宮及取賜酒一萬四千二百餘瓶壜其酒名則曰玉練槌珍珠中和堂有美堂等玉槌珍珠名既不典而中和有美乃使臣便坐因以名酒失禮甚矣

漢酒薄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云王莽時酒一釀用麤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此酤賣之齊也用此數計之米麴通用三斛取酒三斛不啻也故漢世通米酒計之其米多而酒少者爲上尊

按米麴通用三斛得酒六斛六斗則是倍之猶不啻也乃云取酒三斛不啻何耶

余疑古酒較今酒爲薄不獨漢酤賣之齊如此即三代亦然是以卒爵卒觶載在禮經得以通行不然必有不勝杯勺者矣

鷄鳴酒

明張萱疑燿云魯元王爲穆生設醴說文一宿熟曰醴今人罕得其法元宋正獻集有鷄鳴酒賦序曰蔣陵李懷德甫家善釀一宿酒法以米三升用水以椀計者倍乃粥之入麴八兩酵半麴以餡爲酵殺四之一加麥糵少許和之適宜造於燈時比曉熟矣味甘且醋劇飲不醉豈卽醴邪

按詩伐木篇無酒酤我毛傳酤一宿酒也說文酤篆說解亦用毛義是一宿之酒謂之醴又謂之酤蔣氏鷄鳴酒殆古法歟

烏程酒有二

國朝沈自南藝林彙考云烏程有二俱有名酒吳地理志吳興烏程縣酒有名又盛宏之荆州記云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閒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極甘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酃淥酒

按張協七命有荆南烏程之語漁隱叢說云余以湖州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酒因此名焉其荆溪則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荆山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荆南則此荆溪之南也藝苑雌黃引長興箬下酒以爲烏程酒誤矣如胡氏此話則烏程酒正謂湖州之酒

又按藝苑雌黃云荆溪在長興縣南六十里以水出荆山因名之張元之山墟名云昔漢荆王賈登山因以爲名所謂荆南烏程荆溪之南耳若以爲荆州則烏程去三千餘里大不相接矣是藝苑雌黃雖以箬下酒爲烏程酒似若小誤然其解荆南二字則亦與漁隱叢話同也

婁尾酒

太平廣記虎類引河東記申屠澄事云澄遇風雪路旁茅舍中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讓曰始自主人翁即巡行澄當婁尾然則最

後飲酒謂之婪尾唐人語如此不特元日爲然也

石灰酒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李百藥字重規幼多病母以百藥名之高祖招杜伏威百藥勸朝京師中道而悔怒飲以石灰酒因大利幾死旣而宿病皆愈按石灰性烈又以酒下之宜其大利也而不知適以去宿疾用之得當則烏頭附子功過參耆矣

嚯酒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嚯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爲

平聲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尊須用管弦嗺按嗺字廣韵云送歌集韵云促飲促飲合於嗺酒之義然不知何解玉篇云撮口也與此義無涉廣韵集韵灰部嗺字皆兩見今韵則無

酒分等級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甜者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醕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醨者爲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爲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爲中庸以巷醪麥觴醉人者爲小人按今人但知有清聖濁賢之說不知有此品目也

宋人酒令

宋趙與旹賓退錄云陳述古嘗作酒令用紙帖子其一書司舉其二書祕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令在坐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祕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不得則司舉并祕閣自受罰酒後復增聘使館客各一若搜出隱君子則此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祕閣雖伺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卽不得以司舉不用已言而辭同罰也司舉祕閣旣探得卽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

違先罰一觴司舉祕閣止得三搜如客滿二十人則五
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喧傳罰巨觴按趙氏此
條所載酒令倘不止此此最明白故記之以助酒坐之
歡

趙氏又云又有捉臥甕人格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稽
康劉伶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
張翰李白白樂天爲目蓋大同小異特各更其名耳此
當更有意惜言之不詳

近時有金匱俞敦培著酒令叢鈔有尋花令訪西施令
捉曹操令尋唐僧令訪鶯鶯令訪黛玉令皆從此脫胎

然雅俗殊矣

瀑釀

元陸友仁硯北雜志云王晉卿一帖云瀑釀四器納上以瀑釀酒可謂好奇

不喏湯

宋趙彥衞雲麓漫鈔云僧徒飲酒呼爲般若湯又云不喏言不揖而徑飲也按不喏湯之名知者甚罕

西瓜釀酒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內邱喬盤石鴻臚善以西瓜釀酒味冽而性凉予有深卮隸事瓜瓤酒小李留人枊子亭

之句

按西瓜釀酒未詳其法余有舊友吳生一歲夏日穴西瓜以燒酒注其中而飲之及秋竟以痢死

誰謂茶苦

國朝沈自南引醫謚云誰謂茶苦其甘如薺言味中有味也亦青子餘甘之意此品茶之最先者按茶即今茶字前人論之詳矣則引詩語以品茶亦非無理

騎火茶

國朝沈自南藝林彚考引五色線云龍安有騎火茶最上不在火前不在火後故也清明改火故曰騎火茶按

杭州龍井茶有明前雨前之目然采自清明前者不可多得則騎火之名固至當矣

又引三山老人語錄云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次則在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者乃常品也齊巳茶詩云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巖裏白甀封題寄火前皆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爲佳也按此則茶之最早者爲社前更不可多得矣

又按茶色貴白范文正采茶詩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蔡君謨言翠綠乃茶之下者耳可云黃金

礮畔玉塵飛碧玉甌中素濤起希文稱善事見青瑣集今人品茶但曰綠茶未足語此矣

夸茶

金無名氏大金弔伐錄載宋主致謝書別幅所載宋國送金之物有建州緻源夸茶三十夸注云其二百角每角一夸按茶以夸計謂之夸茶未詳其義當考然注與正文不合二百角每角一夸則是二百夸乃云三十夸何也

交趾茶

元陸友仁硯北雜志云交趾茶如綠苔味辛烈名之曰

登

菊羮

明張萱疑耀云楚詞餐落英菊英也今人皆生餐之未聞有烹炮者温公晚食菊羮詩采擷授廚人烹瀹調甘酸毋令薑桂多失彼眞味完不知其法何似按此味余嘗食之擷菊瓣置沸羮中須臾可食香味俱佳初無他法也

餛飩

國朝沈自南藝林彙考引演繁露云世言餛飩是虜中渾氏沌氏爲之按方言餅謂之餛或謂之餦或謂之飩

則其來久矣非出胡虜也按說固不足信然亦與饆饠同一食譜中故事也

又按所引方言有誤據方言卷十三云餅謂之飥或謂之餦餛與此所引異

饆饠

宋黃朝英緗素雜記云余按資暇集論畢羅云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因謂之畢羅後人加食旁爲饆饠字又云元和有姦僧鑒虛以羊之六府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遂以其號目之曰鑒虛俗字又加食旁按鑒虛煮肉法余已載於叢鈔十三今乃知當時竟以爲食品

之名凡煮食羊府藏者謂之鹽虛其字并作䰈䰈矣今字書中有饆饠無鑑䰈

鷃武鮓孔雀腊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鷃鴣近海郡尤多民或以鷃鴣爲鮓又以孔雀爲腊皆以其易得故也

又云翡翠出海南邕賀二州亦有腊而賣之

食鴿辨色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韓玉汝丞相性嗜鴿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者紿之輒能辨其非世以爲異然古人固有之晉史苻堅從兄子朗食鵞肉知黑白之處與玉汝

白鴿事正同

杭人食鵞

明陳仁錫西湖月觀云杭人喜食鵞嘉靖間侍御分巡官日報屠鵝之數日屠一千三百有奇按杭人食鵞之風今亦衰息矣乃知一二百年間人嗜好不同卽如此

速蕩之腎

國朝沈自南藝林彙考引庶物異名疏云酉陽雜俎食品有速蕩之腎腎掌後節中也速蕩獸名也見獸部按速蕩不知何物豈亦熊掌之類邪注云腎字腕謙欠三聲愚謂字當作𦡱自脫字也作𦡱非音謙欠亦非

五色飲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云稠禪師以五色飲獻隋帝以滂藤爲綠飲今按冬宋柏枝綫架懸甕中紙封其上陰乾取出泡湯正碧龍腦薄荷葉泡水則香而白大麥炒而泡之爲黃飲玫瑰花蜜留泡之爲紅飲

按滂藤不知何物淸異錄載㹦絡藤軟碧可愛豈卽此藤邪方氏又引杜寶拾遺錄云壽禪師作五香飲沈檀丁與澤蘭甘松也

五色豆腐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云仙人草取汁入米則成綠豆腐

薜荔果贏名石蓮蓬取汁加臙脂則成紅豆腐橡斗栗磨粉則成黃豆腐蕨粉爲黑腐蒟蒻磨汁爲褐腐按仙人草不知何物若入臙脂汁則無不可紅何必石蓮蓬乎

紫菜爲貴物

宋車若水脚氣集云天下有貴物乃不如賤者只如眼前海菜以紫菜爲貴海藻次之海藻所謂大菜也昔爲下紫菜爽口乃發百病大菜病人可食昔之好者眞勝前兩菜且無查滓本草謂其能消食也貴公子只是喫貴物按此知宋人食品與今迥異今紫菜亦不貴海藻

之為大茶更無知者矣

人蔘以秤計

金無名氏大金弔伐錄載斡喇布等上書大宋皇帝別幅有人蔘二十秤又謝宋主餞禮書別幅有人蔘一十秤按人蔘以秤計初不知每秤若干據上所載南宋誓書云下項物計重二十五萬九千五百觔准一萬七千三百秤以此核算每秤得一十五觔人蔘二十秤則是三百觔也亦可云多矣

又載有宋少主與左副元帥府報和書別幅云茶五十觔以宋送金茶止五十觔以金送宋而人蔘至三百觔

亦可見當時人蔑之不甚重矣

又載宋主囘書云信使王訥至承惠及人參一千秤是人參一萬五千觔也太多恐有誤

震靈丹

宋趙叔向肯綮錄云大丹藥中有所謂震靈丹者前輩多强爲解說按唐韵返魂樹在西海中聚窟洲上煎其汁可以爲丸死尸在地聞氣乃活其丸爲震靈丸出十洲記則是貴其藥假借其名耳

降氣湯

宋徐度却掃編云直祕閣張山者年八十餘嘗遇異人

授一藥服之數十年用香附子薑黃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湯點空心服三四錢名降氣湯以爲人所以疾病由氣不降故下虛而上實此藥能導之使歸下耳鄉人有效之者或返致虛弱葢香附子薑黃瀉氣太甚而然不知山何以獨能取效及渡江見一武官王昇亦七十餘康强無疾所服食與山正同而後知人之於藥各有所宜不可强也

觀音粉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崇禎中杭湖山間忽生異石色白微赤體軟質細狀如茯苓研之可作粉麪民競取雜

糠覈爲餅食之得活甚衆俗號觀音粉迨歲有收此石乃堅不可擣擣亦不可復食矣

先君子印雪軒隨筆云湖州東林山於壬寅六月間忽出觀音粉遠近饑民爭取食之有人以少許示余微帶綠色云必碾之極細淘去其沙利米粉乃可食又聞荷鍤而往者竭一日之力僅供三日之糧則意天之生此原以救荒年不欲令其有餘歟按壬寅爲道光二十二年先君子有詩存集中此與堅瓠所載同但色則稍異耳

荒年產物充飢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熙甯末浙西荒歉杭州境內產物如珠可炊可飯水產蔬如齒可以禦荒民賴以充飢前此不聞也